



虎半盾

白虎連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

目錄

楔子

.....

(一)

第一回

林彪佈下天羅網
百萬雄師圍錦州

.....

(三)

第二回

尖刀連插進敵心臟
衆英雄被困老虎屯

.....

(八)

第三回

救同志呂排長喪命
守陣地姚尙雲犧牲

.....

(一九)

第四回

英雄連誓師守大院
爆破手勇拼坦克車

.....

(二七)

第五回

施毒計匪軍放火
受考驗勇士立功

.....

(三四)

第六回

陣前喊話驚敵膽
神槍妙手建奇功

.....

(四二)

第七回

蔣匪軍全被殲滅
白老虎世界揚名

.....

(四九)

楔子

一聲咆哮震山川

蔣匪心驚膽顫寒

英雄事蹟垂青史

天下爭傳老虎連

這四句詩，表的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號晚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四十六軍，一三六師，七十四團、一營、一連，奉令滲透敵人縱深，插進敵人心臟。在錦州城北白老虎屯，堅守陣地，激戰十六個鐘頭，冒着敵人飛機、大砲、坦克車的立體火網，打退了敵人幾十次的衝鋒，牽制了敵人的兵力，打亂了敵人的佈署。打到最後，全連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七個，退守到一間小屋裏頭，還是堅決奮戰，視死如歸。直殺得敵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到底是打退了敵人，完成了任務，給解放錦州的大軍，造成了有利的條件。縮短了戰鬥的時間，減少了部隊的傷亡，獲得了輝煌的戰果，真稱得起是：『鋼鐵的意志，英勇的行爲！』

戰鬥結束之後，由該軍司令部、政治部通令嘉獎，得到光榮稱號『白老

虎連」！

白老虎屯這一戰，是解放錦州的重要關鍵，對於解放全東北的戰局，也有很大的影響，關係重大，非同小可！俗語說：『喝水別忘了掏井的』，又道是：『英雄不是天生的』。在下今天說這一段評書，一來是爲了紀念白老虎連的英雄事蹟，二來是提醒大家加緊鍛鍊自己，向英雄學習，向英雄看齊！

正是：英雄本無種，男兒好自爲！

第一回

林彪佈下天羅網
百萬雄師圍錦州

話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四保臨江，三下江南，在軍事上轉守爲攻。經過了整查、整紀、春夏大練兵，部隊裏普遍展開了訴苦運動，倒出苦水，挖出苦根，認清了恩仇，提高了覺悟，個個磨拳擦掌，人人戰志高昂；再加上土地改革，打下了群眾基礎，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信心堅定。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季攻勢一開始，一連氣解放了東北無數大小城市，把蔣匪軍壓縮到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孤立的據點裏頭去了。

這個時候，長春、瀋陽都由咱們給團團圍住，蔣匪軍困守孤城，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要想接濟援兵、糧、彈，保存逃命的退路，就全靠錦州這座後門了。這錦州城是北寧鐵路由山海關到瀋陽的『中途站』，緊靠着葫蘆島港口，還修得有飛機場，是海、陸、空的交通要道，蔣匪軍的糧食、軍火、增援部隊，由這兒往瀋陽空運，一天可以打四五個來回，匪首蔣介石吹牛說：『錦州是「恢復」東北的前進基地！』派了范匪漢傑帶領了十萬美式裝備的匪軍，防守錦州，

修建了鋼骨水泥的城防工事，城外二十里以內的村莊，也按上了『衛星』據點，到處是碉堡，外壕，鐵絲網，鹿砦，拒馬，交通溝，要路口埋着地雷，山坡上支着大砲。氣象森嚴，萬分險惡！那個專門造謠、吹牛、說夢話的國民黨中央社，大吹大擂，說什麼：『錦州市有第一流將領，第一流軍隊，第一流的城防工事，真是十拿九穩，萬無一失，解放軍不來便罷，倘若來時，一定要消滅在錦州城下！』

他那裏夢話連篇，我這且按下不表！

單表咱們解放大軍，把長春、瀋陽圍定之後，司令員林彪將軍，觀察敵情，知道蔣匪軍是心慌意亂，一打必垮，垮了之後，必然要逃往錦州。仗着交通方便，補給容易，一定還得在那裏掙扎抵抗，拖延時間。而且我們解放軍若不消滅敵人主力，縱然拿到幾座空城，也不能算作勝利，俗語說得好：『掐人掐脖子，打蛇打七寸』。這錦州就好比蔣匪軍的咽喉管，大動脈，只要把錦州一拿下來，切斷了長春、瀋陽的退路，斷絕了匪軍關內外的聯繫，在東北的蔣匪軍，就成了甕中之鱉，即使不用力去打，餓也餓死他們，警也警死他們了。這纔是看的準，打的穩，決心一定，立刻調動百萬雄兵，順着長城，沿着渤海，浩浩蕩蕩，殺奔

錦州來也。

列位，您光知道這長城萬里，渤海無邊，您可不知道這百萬大軍行動起來，那真是排山倒海，氣壯山河。就瞧那步兵，騎兵，砲兵，輜重兵；外加上老鄉們支援前線的大車隊，小車隊，擔架隊，拉開了行軍序列，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頭，真比長城還遠，比渤海還寬。人馬踏起來的烟塵，遮天蓋日；車輪響，馬蹄聲驚天動地，就連那海潮的聲音，都給蓋下去了。

解放大軍一奔錦州，匪首蔣介石可就『土地佬兒捉螞蚱——慌了神咧』，萬想不到解放軍會丟下長春、瀋陽不打，大老遠跑來打錦州。他心想：『瀋陽還有十幾萬大軍，關裏華北國民黨軍也有四十幾萬人馬，再加上錦州的范漢傑兵團，三面夾攻，力量不能算小。』這匪首還記得孫子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腹背受敵，兵家所忌』。所以在思想上就沒有打算到解放軍會來的這麼快，那知道解放軍的胃口好，偏不忌口。這下子把他給弄了個頭昏眼花，手忙腳亂，一面急電范漢傑，要他死守錦州，一面要衛立煌趕緊出兵接應。分派已畢，他還不放心，又坐了重慶號軍艦，親自到葫蘆島去督戰，可就有一件：他不敢上岸。爲什麼？他這匪首怕這砲火無情，槍子兒有眼，要是一傢伙揍上，那可就狗命不保，連根兒

爛了！

列位，你道咱們林司令員真是犯了兵法上的忌諱了麼？其實大大不然！兵法講究活用，不能死扣，蔣介石他光記得一句：『腹背受敵，兵家所忌』。那意思就是說：咱們解放軍攻錦州，前後都得挨打，他可忘了兵法上還有一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咱林司令員根據偉大的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把敵我雙方的兵力、士氣作了詳密的調查研究，明知道范漢傑必定要守，援兵必定要來，可是守兵士無鬥志，援兵畏縮不前。在士氣方面，我們佔了絕對優勢；在兵力方面，我們針對敵情，提出了『打援，攻錦，打突圍』三大方針，一面圍攻錦州，一面扼守塔山，截住援兵；計劃週密，佈置停當。而解放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掌握了敵我情況、戰爭規律，指揮正確，必操勝算，尤其是廣大戰士，勇敢機智，克服困難，這樣『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這太合乎兵法的要求了！

那蔣介石既不明白自己軍隊的處境，更不知道解放軍的實力，光在那兒『傻老婆等漢子 癡心妄想！』左盼藩陽援軍不到，右盼關裏救兵不來，眼看着解放軍把錦州團團圍住，耳聽得范漢傑在無線電裏不住地告急，直急得他抓耳、撓腮、搥胸、躁腳，到後來連錦州通葫蘆島的交通要道——錦西，也叫解放軍給拿

下來了。這匪首要在葫蘆島再呆下去，他那顆禿葫蘆就不保險，無可奈何，沒了指望，只好抱着禿頭，流着眼淚，焦焦急急，惶惶恐恐，回轉南京去了！

正是：螳臂當車白送命，蜻蜓撼柱枉徒勞！

第二回

尖刀連挿進敵心臟
衆英雄被困老虎屯

話說林彪大軍，把錦州城團團圍定，林司令員親自到前沿陣地，偵察地形，只見那礮堡林立，壕溝縱橫，工事外面的房子，燒的燒了，拆的拆了——這有個名堂，叫做『掃清射界』。蔣匪軍慣會幹這手兒，只要一挨打，立刻來個『烏龜縮頭』，往工事裏一鑽；然後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淨燒光。他才不管你老百姓死活哪！光燒房子還不算，又把四外山上都放起火來，秋天風硬，野地裏一草、一木，沾火就着，燒成一片火海。老百姓一年辛苦，種下的莊稼，眼看着就要收成了，被他們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他們這也有個名堂，叫做『野火燒山』，一來是爲了夜間照亮；二來是怕莊稼礙眼；三來想用這一道火牆，擋住解放軍進攻的道路。

偵察地形的指戰員們，看到這一片慘象，個個咬牙切齒，恨不得馬上打開錦州，解放受苦難的人民！

林司令員偵察已畢，決定由錦州城北進攻，最爲有利。這一帶是由蔣匪軍第

二十二師防守。要想打開進攻錦州的大門，非澈底消滅這一股敵人不可。當下部署兵力，一面集中力量攻打正面，一面派出第廿五師，趁着天黑，用夜摸動作，滲透敵人縱深，切斷錦州和外圍據點的聯繫，拖住敵人援兵，打亂敵人佈署。咱們第二十五師，接到任務，馬上開始行動，插進敵人後方去了。

咱們解放軍戰士每逢一打仗，大家都往頭裏搶，個個都是奮勇爭先，皆因咱們的戰士都提高了階級覺悟，知道了過去吃的苦，受的罪，都是蔣匪幫和地主、老財害的咱，往後要想過好日子，就非打倒這些壞蛋不可，所以打起仗來，特別英勇。每次打仗之前，大家都表決心，訂計劃，挑戰，比賽，爭取立功，搶着作尖刀連，突擊隊。這一次二十五師滲透縱深，各連又都展開競賽，爭取光榮任務，不必一一細表。

單表那第七十四團，第一營第一連，早就下了決心，要在這一次戰鬥中，爭取尖刀連的光榮任務。提起這個連隊，確實不比尋常，要論歷史，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就成立了，在口外『無人區』堅持打過日本，襲擊過大陸金礦；日本投降以後，參加打開平，出現過『開平三勇士』；夜襲通州城，出現了全師聞名的『陶祿班』。每次戰鬥，都是勝利地完成任務，尤其是第三排，作戰特別勇敢，繳獲

大，傷亡小，鞏固部隊有辦法，得到了團獎『戰鬥模範第三排』的光榮旗。在春夏大練兵時，大家都急着要報仇雪恥，拼命努力加油，檢閱的時候，第一排得了全師射擊比賽第二名的優勝，第二排獲得全師戰鬥演習第一名的錦標，由師首長獎給『戰術與技術相結合』錦旗一面，第四縱隊參觀團贈給『學習林司令戰術典範』的大紅旗一幅，合着就是第三排沒得着什麼，就提出了口號說：『咱們在實戰中見！』

練兵過後，又經過了訴苦，大家情緒高漲，勁頭兒鼓得十足，再加上連內組織健全，領導得法，這一支人民的隊伍，成爲一股鋼鐵的洪流，現在正對準了敵人的心窩扎進去了！

要說這個『滲透縱深』，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得講究個機靈便兒，瞧個麻俐勁兒，東一鑽，西一繞，遇着小股的敵人，就消滅了他，可不能叫敵人給拖住，一拖住就暴露了目標，完不成任務了。

二十五師進入敵人縱深之後，立刻分兵幾路，把敵人切的七零八落，爲的是消滅起來方便。這裏單表那第一營，本來是派第一連擔任前衛，打進縱深之後，營部忽然臨時決定，把第二連調在前頭，這下子可把第一連的同志們給急壞了。

這一、二兩連，在大練兵時節，就是競賽對象；這一次也都是鼓着勁要搶尖刀連，二連走在前頭，工夫不大，就解決了二狼洞的幾十個敵人，還繳獲了機槍。這一來，第一連更沉不住氣啦，硬逼着指導員到營部去問問，看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指導員田廣文拗不過大家，只好跑到營部去打聽，一問之下，纔知道這是營長用的激將法，爲的是刺激大家的情緒，好再多加上一把勁。田指導員回到連隊，不露神色，只淡淡的說：『尖刀連要在實戰中爭取，等一會兒咱們就跟第二連分路了，到底誰夠資格作尖刀連，等打上仗看吧！』指導員這幾句話，雖然沒有從正面動員，可是大家心裏都暗暗加了勁兒了，誰也不再說話，淨在心裏盤算：『可不能叫第二連把尖刀連搶了去！』腳底下不由得都加了快，只聽得擦……腳步聲響。過了一會兒，接到命令，離開了大路，照直撲奔指定目標——白老虎屯去了。

第一連撲奔白老虎屯，先讓他們這麼走着。趁這個空兒，我把這一連的連長和指導員給介紹一下。那位說啦：『你說書就說書唄，介紹連長，指導員幹嘛？』話可不能這麼說，有道是：『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有了好隊伍，沒有好幹部領導還是不行。這第一連的連長陳學良，指導員田廣文，可真稱得起

是好樣兒的。那陳連長，從前當過王震將軍的警衛員，爲人忠心革命，大公無私，他參加這個連隊時間不久，是秋季攻勢開始之後，行軍到打虎山才調過來的。他知道指導員田廣文在連裏工作有基礎，兩個人就密切合作，讓指導員作起工作來，處處省心，事事順手。把這個連隊團結得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這田指導員，是一個青年幹部，年紀才二十四歲，可要說起他的鬥爭歷史來，那就說來話長：打從十五歲起，就參加了革命；在槍林彈雨裏邊長大，一九四四年參加組織，成了一位光榮的共產黨員。在大練兵的時候，他由七連調到這第一連來當指導員，那時節，部隊因爲有些傷亡，補充的新戰士思想問題很多，他常常不睡覺來瞭解情況，培養骨幹，啓發訴苦，搞了土改教育，把全連的情緒提高起來，才爭得了大練兵的優勝成績。把一個剛才整頓的連隊，又變成爲一支生龍活虎的階級隊伍，千錘百鍊的人民武裝。

這隊伍走的太快，不容我說書的詳細介紹。他們正走之間，尖兵回來報告：『前面已是白老虎屯，屯裏偵察已畢，並無敵人』。連長一聲令下：『動雜人員進屯，隊伍在屯外山頭構築工事』。這時候，天快亮了，大家走了一夜黑道，個個又渴，又餓，又睏，又熱，可是他們不能休息，也顧不上吃飯，怎麼說？這個

地方正是敵人心臟地帶，離錦州城只有四里半地。四面都有敵人，天亮之後，一定要有一場惡戰。指導員趕緊動員：『快挖工事，現在多流汗，待會兒少流血！』大家跟着就忙起來了，挖掩體，作偽裝，插鹿砦，修陣地。鎬鍬齊動，泥土紛飛。一陣忙碌過去，忽見從北面來了一個小戰士，年紀十七、八歲，揹着一枝步槍，斜披着子彈袋，挎着公事包，來到切近，大家一看全都認識，原來這是營部通訊員趙桐鳳。因為他年紀小，大家都叫他『小趙』。指導員一見，忙把他叫到跟前，問他是不是來送達什麼命令。這小趙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趙桐鳳在夜間找嚮導時掉了隊，一個人乾着急，也不知道隊伍往什麼地方去了，只好胡打亂撞，摸索着找隊伍。走了一節路，聽見有人說話，連忙扒下細聽，只聽得一個南方口音的說道：『……昨天發了餉，你輸的錢該還賬了吧！』又聽一個東北口音的說：『班長你真是「賭桌上還賭賬」，這會兒都要打仗了，還要什麼賭賬？』那個南方人說：『媽的，你想「扯皮」呀？打仗就不還賬了？八路離這兒還有二十多里，就是八路來了，你也莫想賴得脫！』那一個說道：『誰賴了？我夜裏上崗，身上沒帶着錢，明天給你就是了！』……

小趙躲在暗處，藉着天上星星的亮光，偷偷一看，見是兩個蔣匪軍：一個挾着一枝步槍，上着刺刀，看樣子是個哨兵；另外一個脖子上掛着一枝衝鋒槍，大概就是那個班長。小趙這時真想跳過去，把那枝衝鋒槍奪下來，可是自己手裏沒有武器，不敢亂動。等了一會，那個班長走了，這個哨兵蹲在地下，嘴裏嘟囔着罵街。小趙見只他一個人，膽子壯起來，伸手摸了一塊石頭，握到手裏，假裝手榴彈，偷偷溜到那個哨兵背後，低聲喊道：『不准動，繳槍不殺！』那個蔣匪兵吓得一怔，小趙手急眼快，一把就把步槍抄了過來。那匪哨兵一定神，黑夜裏瞧不清楚，還當是誰跟他開玩笑，罵了一句：『操，別他媽瞎搗亂了！』過來就要奪槍。小趙怕他聲張起來壞了事情，急忙抬手給了他一刺刀，正扎在那傢伙的心窩裏，撲哧一聲，那個匪兵一聲沒吭，兩腿一軟，栽倒在地。小趙急忙從他身上把子彈帶解下來，披在自己身上。站起來，剛要走，那個班長又回來了，小趙連忙裝作那個哨兵的樣子，心想等他到了跟前，再把那枝衝鋒槍繳過來，不料那個班長也精靈得很；大概他是看出小趙身影不像，引起了疑心，立刻喊了一聲：『哪一個？』小趙不敢怠慢，用手一扣板機，『叭』的一聲，打個正着，那傢伙『哎喲』，咕咚，翻身倒地。小趙本想過去把那枝衝鋒槍也撿了來，可是前面村

子裏的敵人，已經被槍聲驚動了，立刻人聲嘈雜，鬧成一片。機槍、步槍，雨點一般地朝這邊打來。小趙一個人怕被包圍，只好繞道兒走開。走出二里多地，還聽見這邊槍砲齊鳴，比過年還熱鬧。小趙覺得好笑，心想：『你打吧，多糟踏點子彈，等一會我們的隊伍來了，看你使什麼打？』

一個人在黑夜裏找隊伍，可真不容易，不敢走大路，怕碰上敵人，又不敢離開大路太遠了，怕找不上自己的隊伍，只能順着道邊，在莊稼地裏串來串去。有幾次經過敵人住着的小村莊，敵人的哨兵向他問話，他一聽口音不對，就立刻巧妙地躲開。這樣轉了一夜，來到白老虎屯附近，聽見這邊有挖土的聲音，不由得心裏一動，他想：『敵人決不能在這時候作工事，說不定這屯子裏有自己的隊伍』。等走得更近一點，先躲起來偷聽，後來聽見田指導員說話的聲音，這纔放了心，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

大家聽趙桐鳳說了一遍，都喝起采來。田指導員說道：『好小趙，空手繳獲敵人武器，還打死兩個敵人，真有種！』連長說：『這會兒天要亮了，營部不知在哪兒，你就先跟我們在一塊兒吧。』趙桐鳳說：『好。我也有了一枝槍，讓我參加戰鬥吧！』指導員考慮了一下，叫他先進屯休息，等用着他的時候再叫他。